

輝縣志卷末

輝縣知縣黔鏡周際華石藩纂輯

志原

舊序

萬歷庚辰志序

夫郡邑之有志所以紀事綜變稽古鑒後考因革而垂勸戒匪以侈繁文炫華藻也世之爲志者點綴景物誇詡形勝詳於近事而畧於遠稽苛於析冗而謬於褒刺曷裨於世教也我衛屬邑維六而輝則右倚行麓左繞衛流先代名賢棲跡潛德之所昔也淳朴今則澆漓昔稱饒洽今則彫弊所賴爲之令者宣化宜民仰需聖澤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一

而志則隨時紀載因事條列世道之升降生民之休戚可攷也舊志作於嘉靖六年暨今五十二載疎畧特甚田自均丈後分爲三等沙堙瘠逋已撥歸德武陟濟源徠銀奏歸原縣種馬隆慶年奉文變賣其半而孳者亦折互解聞墾創於嘉靖乙巳而漸加修增近自萬歷乙亥聶侯履任見淫潦橫溢沮洳萬頃乃鑿渠濬流膏腴連陌又裁冗役以減征派墾荒蕪以完國賦驛傳懸額召募而免橫索里甲釀銀官支而無濫費他如覈侵隱之學田釐書院之祀典程士正俗咸頒科訓此皆一邑重務舊志所未載而及今不及載焉後將曷攷茲志之修刻也烏容已乎侯五載闡謀精慮恒以先勞自任

凡所經畫悉具本志及書院志內爲詳是書初遵委文學李子棐李子容其後請鄉進士崔公守一兼總其務邑紳邵守與公草駕郡王公復詳校焉閱旬月而告成屬予爲之序余以不敏辭侯謂鄉耆之生於是邦湛飫文獻其言可爲據予取而讀之見其考覈精博體裁嚴整表賢特而歷履不遺重評隲也紀興革而文牒備具邇弊源也標古蹟而文藝附注便稽覽也旌名宦而碑刻咸錄勸將來也其事核而不浮其詞質而不俚稽制準道可以裨政可以範俗維時侯適奉命以治最得赴闕下不日將輝煌於措邑者殫猷廊廟宏施佇目可觀而是刻也永爲遺澤云萬曆八年歲庚辰四月上旬之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二

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勅撫治重夔兵備四川提刑按察司副使郡人周鎬西邑謹序

順治己亥志序

輝邑擅山水勝槩太行列於西北衛河繞其東南蘓門百泉占踞其中遊者悅其岑寂清壙皆徘徊而不忍去進退有卜居者所以隱遁之士樂道之人穴棲岩處址跡紛然每過其地望其風景憶其性情恍如晤先民於濱麓令人油然而起樂道之心己亥歲余受命吏茲土履任之口適督撫傳修志之檄因囑邑庠生王光曦任其事詢之父老稽之載籍深山窮谷遍爲博採數月告竣余撫之慨然曰蘇門名勝自昔聞之入疆之初見其山

川風土心甚悅之以爲吏治之暇登高陟遠怡心目適
性情此中高賢遺趣猶可領畧深山大澤不無得道之
人煙火風塵而外庶幾旦暮遇之及越其郊雞犬聞然
矣違其郭廛市垷然矣升其堂垣堵蕭然矣嗚乎蕪門
胡爲至此哉噫我知之矣蕪門之山所產者荒草荆棘
旣無榘南梓杞之材百泉之水所生者藻荇清芹又鮮
蠃珠魚鹽之利且近山者多石田近水者多澤田石田
則微旱不收澤田則微潦不熟是以一歲之中苦變不
同一邑之內悲災各異而輝民自古難於有年况自明
季奇荒之後移鄉場於百泉之左通省官士大集於茲
山僻孤城產不勝貢忽加以都會之費日可抵年至於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三

國朝未暇更議六科以來田疇荒廢士民逃亡十失八九
僅存一二者猶朝不謀夕如葉盡之蠶懶懶待斃耳錢
穀空虛卷牘徒設室家消散杖朴奚加四圍村落半屬
邱墟六街甲第盡成流宦神農后稷之書難效於淤澤
不毛之地漆林官海之術安施於荒涼澄澹之區嗚呼
蘇門安能不至於此哉在蘇門祇可以稱天地之奇觀
而不可以計賦稅祇可以計川嶽之靈秀而不可以開
農商祇可以儲才養德供賢人高士苦學修道之所而
不可三年九載爲鞅掌俗吏稽勲考績之方其於國家
如飲食中之有苦茗衣廬中之有玩節也苦茗雖佳以
之充飢不如薄粥玩節雖美用之御寒不如敝絮人

求苦茗玩飾與飲食衣廬同功是徒敝之而無其效也
既又爲不效而遽欲毀之亦大非人情矣然今

國家壯麗繡疆萬里猶夫飲食衣廬旣足之時而且將捐
苦茗毀玩飾豈情也哉嗚呼蘓門否已極矣此時督撫
公爲輝建蠲荒之請是於飲食衣廬中惜此苦茗玩飾
者也使繼此而岑寂清曠之區克永安貞夫豈僅蘓門
之幸歟順治十六年歲次己亥文林郎知輝縣事趙蔭
奇序

邑有志如國有史雖累千百歲因之可也乃中或一再
傳或十數傳輒不能已於修者蓋天道繫焉地力會焉
人事應焉然選者祖孫父子所授受者一王之井疆伏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四

臘婚喪所習尚者百里之食貨卽其間星隕鷓退無麥
無冰奢儉不常樸巧頓易一時編輯所及直畧而謏諸
氣數耳固未嘗刻刻以事應徵之也迨夫高谷深隄川
原失故石言鶴化人物全非有識者於此訪遺跡於灰
燼瓦礫之中弔勝槩於衰草寒煙之外曠懷已事如在
目前始深思天人感應之理歷歷其不誣爾夫昔之人
亦嘗遭革代矣其一日奮筆而起依星野時令以從天
表封建貨殖以從地採風俗禮樂以從人於古爲徵於
今爲信於後爲一代之史乘也豈非委曲繁重議與任
之交爲其難者歟大中丞賈公撫豫之明年備檄所屬
郡邑各修乃志共志成余方家於共邑彥請余言以并

其端余輟然曰賈公詢知本哉所謂善治者不必以一人治數百十人而使數百十人各自治焉不必以一日治數百十年而使數百十年守之亦無不治焉今夫共蓋古伯國唐宋以下或州或邑一泉萬頃沃而淳甲於中州舊矣試問園廛漆林昔之二十而一二十而五者今幾何而臬錯紵纒且百不存一什不及二三焉仰觀俯察準今酌古有不始則瞿然驚既則愾然嘆已復惕然思急求所以變計之者乎且豫固百戰之餘也河南北實與寇亂相終始興衰之故一望列眉由是雨暘若而天道以稽建置復而地力以齊官師正而人事以協蓋三極之濟也治道云何而不古乎是故日星河嶽文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五

章斯三者皆精氣之聚也亦莫不始於人事而天地應之公可謂知本矣所最憐者余汴沒而家於共已而國朝定鼎又十六年於茲矣共之全勝不及見於前則獨逢其終於今則僅遺其始其屬望後來之人事益不能不惓惓三致意云順治十六年歲在己亥秋七月下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右中允兼內翰林秘書院編輯

勅封儒林郎前

國史院編修

予告養親里人王紫綬序

康熙庚午志序

自古一王之興必有一代之史所以紀政治考山川
人物而一代之典章文獻於是乎昭焉猶懼其畧而未
備也復爲修明志書以廣其傳今

聖天子大化翔洽海宇清平而尤於文治爲兢兢故

特命儒臣纂修一統志將以垂示來茲而補國史之闕失吾豫
大中丞閣公體我

皇上修明文憲之至意亦卽取全豫之志爲已任延請名儒者
碩而一一更定之且徧檄所屬各郡邑共爲修舉以成
書甚盛典也至如輝邑偏隅僻處地瘠而貧似無足比
數者雖然其城又巖邑也太行列於西北衛河繞於東
南而百門之泉復居其勝更有共山白鹿玉柱道人諸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六

峯以拱列之故晉有處士宋有高賢大儒元明有名臣
碩彥諸君子棲跡講學於其地稱名勝焉則其間分野
灾祥山川土田官師人物固彬彬乎三材具備也志又
安可忽乎哉但志始於嘉靖之六年修於

本朝之順治十六年兵燹之後繼以灾荒迄今復三十餘
載昔之人稱淳朴者今或近澆漓矣昔之地稱膏腴者
今且多蕪穢矣昔之賦入萬有奇而今減什之五矣昔
之丁口稱數萬有奇者今或僅八千餘而已觀於此有
不禁世道民生之感焉然地靈起而人傑輩出冠帶曷
履之盛蓋殷殷焉余旣濫宰斯邑豈得以數十年來之
故實而可失其傳乎於是延邑紳部守莫公總其事而

管捕孟公中翰孫公邢臺邑侯馬公孝廉王公以及博
士弟子員王光曦李憲郭廷熙等其相較閱兩匝月而
告成焉考覈必期其詳不敢以踈陋譏也表揚必期其
當不敢以偏私徇也興革必溯其源流以明利弊所由
始古蹟必著其文藝以供憑弔所考稽他若風俗因革
賦役之屬莫不分列而布置之且繁者爲之刪缺者爲
之補而志之事庶幾其備矣夫古者千乘之國與附庸
之邦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第不過君卿大夫言動之
一端而所謂分野災祥山川土田官師人物之類意別
有圖籍以主之今志則無不燦列矣是故古史之失在
畧而今志之得在詳也後之採風者覽其遺文而一代

輝縣志

卷末

冠原 舊序

七

典章名物之盛輝雖蕞爾邑不旣犁然可考也哉康熙
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十月穀旦承直郎知輝縣事滑彬
撰

夫志者所以紀沿革載法制叙政教彰勸懲凡古今興
廢之端人物榮悴之由田塍之腴瘠閭井之盛衰以及
利源弊竇民隱時艱靡不記載誠足以維風俗而正人
心稽時宜而襄治理乃教化之原爲政之本也所關豈
不鉅哉第今日司民社者恒殫精畢慮於簿書期會之
間至彙輯先型採訪謠俗則視爲不急之務而不暇及
良可慨也其城邑志雖中丞賈公於己亥之歲檄令纂
修但時值鼎革之後文獻殘闕稽考未詳不無掛一漏

萬今邑侯滑公鳴琴之暇倦焉斯興重加訂較訛者正
穢者芟遺者補增新考舊麟麟炳炳聿成鴻編若非知
教化之原而識爲政之本者安能留意於斯耶雖邑固
以志傳而志則以人重宓子單父之琴潘岳河陽之花
中牟魯恭之馴雉葉縣王喬之飛鳧至今艷傳不朽將
來此志當與公善政並垂千古也予何幸得觀厥成其
爲愉快曷能言喻哉然而不無有感於懷焉蘓門夙稱
名勝惟清泉一泓甲於闔郡耳每夏秋之間芙蕖十里
菰稻千頃無異江左風味邇將此泉改濟漕艘昔日之
芙蓉杭稻俱雲散烟消變沃壤而爲磽瘠矣今幸我公
再四陳請於各憲欲期無悞運道有益民田歷蒙河道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八

申詳撫院咨議現奉河院接臨巡視一經具

題將數十年已廢之產而一旦復還舊規此又共邑之食
德於無已者矣時康熙庚午孟冬穀旦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邢臺縣事邑人馬希爵撰

國有史邑有志何所取諸取諸古今之治亂人物之臧
否與夫山川之險易風土之高下肥瘠昭然於盈尺之
幅使士君子知鑑古考躬治人之法一展卷而了無遺
義也然士君子鑑於往古使吾身之間不無遺義而惟
此千百年治亂臧否險易高下肥瘠之數載在盈尺之
幅者施之家國而肥瘠之子孫而裕自非學富材優欲
志與史並垂天壤也得乎今

國史之外又復搜九州邑乘哀爲一統志以昭示後世而
大中丞閻公檄下兩河吾輝邑侯滑父母爰鄭重其事
延賓而授簡焉豈非煌煌盛典哉塗繫官於朝不獲躬
厠校讐以爲桑梓增重而嘗竊嘆乎修志之難也川淳
嶽峙物殖品流四部五車叠出間見耳目稍隘未免聖
一漏百之譏則博洽難山經地志正史稗官傳註箋疏
咸資靜考爬羅致之而鹵莽棄之則精詳難字淆於魚
魯地介於虞芮先後彼此之間非確有所據不幾兩陽
城訛爲一邑三鄒子訛爲一人乎則辨疑似分疆界難
一隅叢爾衆論沸然非數十年硯北之身鈎索而會通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九

之無由使乘以屈繫珠必隋稱則積累難證據尤難且
也時勢互有異同耳目遞爲貴賤則重昔者輕今後俗
者蔑古二者皆譏而俗尤宜避則予奪不淆難磨傳謹
嚴龍門委晰欲辭簡而意贍必學醇而理深則繁簡得
當難載籍夥如中秘尙多未盡唐李吉甫之元和郡國
志宋樂史之寰宇記明顧祖禹之方輿紀要皆手錄秘
本未經鏤版坊間則搜括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如椽
之筆非燕許手不敢當也則筆力古藻難而不然者因
陋就簡其失也畧蕪穢龐雜其失也荒耳蔽於舊聞目
炫於新貴其失也諛語刺刺而意寥寥其失也無節去
所當留而留所當去其失也不經然則一邑雖小非大

力者志之吾見舌喬而筆閣耳而况巷遊而鄉居者
淫學落器竅文不足取重於當世使君不以淫爲不材
乃走一介問序京師淫雖未覩新志之燦然者較對山
之武功文長之會稽相去幾許竊以常事者之慎重必
有紀事纂言兩擅其盛而衡治亂於几席研臧否於鬚
眉險易不難米聚高下肥瘠如指諸掌以盡一邑之大
觀而無憾者然淫猶將以九難五失俾八郡之志與吾
輝一邑之志兢兢乎有所法戒於其間庶使君可持以
報上官中丞可持以報

天府而天下之大觀於此無憾焉則當代之志與當代之
史並垂天壤間而不材淫名列簡端亦將附以不朽矣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十

豈非吾生之厚幸哉
嘗康熙庚午仲冬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內閣中書舍人邑人孫淫撰

乾隆丁丑志序

粵考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然則今
之邑志非卽古之列國史乎舉一邑是非得失理亂興
衰之故畢書於冊上備王朝之採擇下垂來此之勸懲
所繫綦重矣苟殘缺失次修輯其可緩乎哉兆禎於庚
午之嘉平承乏蒞輝緝闕舊志不無舛訛滲漏之訾且
志創始於前明嘉靖萬歷間一修之

國朝順治十六年又修之至康熙庚午滑令彬纂修而後
迄今六十有餘季闕然無一字之紀載夫以輝之爲邑

提封百里太行北峙大河南繞儼然巖險形勝之區
水秀山明甲於河朔其地靈鍾毓魁奇翹起之英後先
輝映而况丁

盛世而際人道之隆田賦日闢戶口日增節孝人才比肩
接踵而倍出若之何坐聽六十餘年之盛事日就淪佚
散失而不爲之所伊誰責耶惟兆爽蒞任伊始猶我

皇上巡幸中州

六龍旋御邑之白雲百泉經

翠華之光賁所在古蹟

龍錫

龍章照耀今古於時卽思齊慮濡毫恭紀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士

曠典顧以百務待理簿書執掌山川土田未經按歷民情土俗
未遽諳嫻將徵文考獻未易集於崇朝而摹殘碑尋舊
碣以援古而証今更有需於時日因是遲之又久未敢
漫言從事迨歲之癸酉年值屢豐訟獄衰簡民風士習
駸駸蒸蒸方與同城寅屬閭邑士紳謀續滑令之編而
適奉

憲檄飭修邑乘兆爽承命歡然敬爲諏吉設局廣諮博
訪搜故挹新稔司鐸楊君喜榮膺涵淵博雅擅麟經總
權考訂復進諸生之賢而有文者分排綴屬以勸其事
公餘之暇與其商榷僭爲裁酌先

聖制

聖蹟以明憲章次圖考地理以表疆域志建置詳歷代之沿革
志田賦學校重斯民之教養成民而致力於神於是志
祠祀治民事神皆官師事卽次志職官官職理而廉能
著風化行人文起上堪膺明廷之詔下可樹里黨之型
則選舉人物彙志焉至於藝文技也而寓乎道是未可
畧終之以拾遺片善徵長之必錄歐陽公一行志意也
分卷十二標目六十有三凡三閱歲而脫藁呈

憲鑒定付梓焉夫志則猶史史事自古稱難昔薛方山
修浙通志七年始竣孫文忠修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
以示人如兆夷才識淺劣聞見孤陋退食之餘始克披
帙搦管摩編一二雖其難其懼累歲月而成書敢謂堪
備採擇而垂勸懲哉亦聊就前志正其訛誤補其缺遺
撫拾方隅之事蹟用昭

熙朝雅化

各憲勤宣之盛衷輿論之同舉謀野之責云爾後有起
而批謬摘瑕運如椽之管以成班馬之業者是則兆夷
所厚望也夫嘗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上浣
之吉

賜選士出身戊午科解元

勅授文林郎知輝縣事靈川文兆夷謹序

余少長於浙東山水之間百越三衢海門四浦童而習
之歷歷猶能記憶若夫天垣地勝人英物華則東南之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三

產甲乎天下矣壯走長安既遊三輔太行八陘
西屏河北九流滌泗而中宅宜其人慷慨而無鄙儻其
地平衍而少磽确趙北燕南視吳頭楚尾何多讓焉因
歷辛未壬申取諸州邑志乘之所不逮者爲圖一百四
十有五頁諸

天府然則余固天涯之客也計讀書於其纔二十年耳而
此二十年中尙文尙質物換星移耳目所經難更僕數
况前此者當何如後此者又何如耶居恒與諸弟子語
共古封國分野在室璧之次室主營建璧則天下文明
之府也今邑之乘六十餘年廢墜弗輯舉山川風土人
物之變遷竟與公和長嘯鬢鬢於寒煙濯浪中豈非賢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序

三

士大夫之責歟有君子作必有毅然任之者雖然修志
之道難矣而續志之道更難前人之肇造非盡可遽遺
帙殘編幾同金鑑一經後儒之參訂魯魚亥豕如掃敗
葉矣欲因之而雷同勦說近於班史之失之同欲易之
而述異標新近於范史之失之誕此仍乎古不宜於今
者之一難也事隔數十餘年文獻無徵搜羅匪易去取
宜嚴姑以閩巷之一節言之蓬蓽布衣閨帷熒藝含光
韜焰身焉用文有子將月旦之所不及士元風俗之所
未收者一旦登姓名於剞劂使歌者慕泣者哀後來者
聞風而興起此非公與明烏足以傳信耶彼司馬遷之
史記議論非不雄奇然其爲文也大都借憤激之詞以

抒其磊落之概千百載下讀者覺其文可法而其事不可信况才識萬萬不如史遷者乎此宜於今不信於後者之又一難也有此二難卽君子作鮮不有望洋而興嘆者歲丁丑邑侯文公宰其之七年日久化洽推一時治平第一蓋公粵西名宿凡所措施悉本根柢其首務輯黌宮而茂草除創子羔祠而祀事舉修雙溪橋而廢堰興意者室主營建其見於此歟公鳴琴之暇毅然以重修邑志爲已任事不畏難功無欲速昔朱紫陽守永康甫下車首先問志公其得先儒之旨哉勸之者司鐸同年楊友大雅材也日集里中諸博士各專一家編輯更訂分門一十有二標目六十有三疑必闕確必揚凡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跋

古

更歷寒暑而書以告成余於苦次筆硯久焚樂觀盛舉每取定本讀之典而核直而有體明辨而多風因慨然曰東璧之光輝煌於今日者信不誣也他如空谷大川原陵墳衍一卷之中燦若列眉又令人有卷石烟霞南轅北轍之思焉爰綴芟言於卷杪以示後之君子知續志者之獨爲其難也云爾乾隆丁丑仲夏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直隸分巡通永道邑人王楷撰

舊跋

康熙庚午志跋

稽古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土地之勢而進天下之版登其人民之數天子受而藏之天璣以爲

焉是以前漢郡國計書先太史後上丞相始集公府
郡邑之有誌卽國史之張本也但從來史嘗泛而誌易
確蓋以史局編纂人代邇隔率多漏遺而誌乘所載不
過彙一邑之睹聞窮一邑之文獻論覈難掩事近難欺
故有溢史而鮮訛誌或因大以貫其細或沿末以會其
本譬之一身百骸成體而血氣會焉精神貫焉聖王端
居九重而知萬國之情察四方之隱不下堂階而運之
天下以有此具耳然而誌也者心之所之而結爲言者
也匪只方輿品物之有定形也因草損益之有確據也
心志借言以傳事跡憑文以識故曰誌也倘有博者騁
於曼論藻者靡於麗思僻者淆於異議或浮華而不實
於觀覽非誌之本旨也當今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跋

五

聖天子在上德紹唐虞治隆湯武凡一言一事罔不以利興害
除恤黎庶以任勞怨勗臣工良由

天心仁愛之所之耳若夫修郡邑之誌彙而合通省之志將以
著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令範要必鑒古而推之今考
實而見之治斯足以紀已往而待將來其實可稽其效
可睹乃能經世而稱重焉庶無負於誌之爲誌矣中州
繫天下之腹心朝歌居四方之通會雖其城屬在下邑
而山川形勝自昔名賢濬修高蹈多托迹焉如嘯臺之
孫登安樂之康節竹林之七賢歷歷可屈指也邇者此

之舊志自順治己亥趙邑令奉賈撫軍重修雖方輿事跡大都俱列適緣爲時匆迫不無失於疎漏今且越三十載其間時異勢殊或有損益不同因草頓易者如利之當興也而尙有未興害之當除也而尙有未除且事有可興者而弗肯任勞勢有可除者而難於任怨比比然也如果能上行下效宣德達情使興除立見而怨勞罔避者烏容不彰明較著以勵將來耶邇年以來差賦繁興災傷叠見如黃河夫役輝縣每歲派里民七十餘名每名約費三五十金且病餓困苦難以備悉極稱永害幸遇撫臺高崗佟公臨輝目睹泉頭夫役濬河雜草以濟漕運垂憐重累遂允轉咨總河將輝縣黃河夫役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增跋

共

永准豁免每歲可省里費三千餘金則利民莫逾於此遂勒石湯金亭頌德昔因明末多警縣鄉舊設練總社長勿論大小村落各有社長社夫日久滋弊朝夕探訪居民凡夫妻父子房幃偶語社夫報知社長百端索騙少不如意赴稟練總屠虐難堪漸至倚勢橫肆法不可問甚且誣良爲盜擅行繫獄妄自殺戮爲害匪細幸蒙按臺金公訪知密行守道張公督兵嚴拿將練總社長特章具

題斬首抄沒以奠民生則除害孰切於此至若近今興復三百年之地利莫大於百泉水用以一畝徵三倍之糧而

國精下係民生一旦涓滴禁止遂使田荒賦利去而民受其害久已鮮任勞而興之者雖前經邑令升菴陳公條請督撫丁公興復水利祇緣相繼陞遷未能如願幸逢魯齋滑侯乃以昭代名碩重荷

宸衷眷注簡蒞燕門下車之始卽以興利除害矢乃心以任勞任怨堅乃志適遇請復水田之舉公力肩其勸諄切具詳面懇當道復蒙河道府廳轉申撫憲仰荷中丞閣公立言程世焱今古於胸中舉事匡時運經論於掌上軫憐渴鮒函咨總河遂蒙部院王公念切民生不辭勞瘁初赴臨清於各河要口踏勘水勢尺寸仍不違千里自淮安攬轡百泉率同河道俞郡伯胡糧河曹邑令滑並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跋

七

携紳袍應熊王元臣遍歷五閘多方籌畫初議以四日濟漕一日灌田又慮用水不敷復定以竹篋載石承堵閘口朝夕積流之例總爲曲體賢侯膏澤下民之苦心耳先是撫臺原會同總河共閱百泉適緣武閘未竣旣而馳赴衛郡與王公面爲商確會疏

奏請務俾

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因而輝人戴德遂於泉頭爲諸當道立石以識不朽此則興利之大者而滑侯之任勞已見於此矣再至除千百年之永害莫大於冒名濫免凡紳衿優免

國恩原有定例獨是輝邑乃至有一丁一戶而包免數十

百訟者遂致闔縣之差徭苦累於笑笑之遺子適奉
憲久悉此情嚴諭滑公亟清茲弊前此邑令非不動念
然而終不能挽日下之江河多由情面難破不肯任怨
之故耳今乃仰遵上行不惜眾怨將一切濫免槩爲豁
除遂使通縣殘黎驟脫重累此則除害之大者而滑侯
之任怨又見於斯矣若夫賑饑饉而甦四野之民生無
殊何易于之家給人足設義學而振一代之文風不讓
范武子之興學造士散籽種而濟農夫之稼穡惠同裴
刺史之撫流墾荒立義塚而垂奕世之漏澤不異趙懿
簡之惠及枯骸此皆慈母之流膏也至於講鄉約則布
王化之口新功令維謹除故丁則去窮民之永累存歿啣恩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跋

六

嚴保甲則靖地方之疎虞而中外安堵修古蹟則表前
賢之懿範而芳蹟永垂此皆善政之克盡也然亦良有
司之所能臻而非與大利除大害任勞任怨之可同語
者也茲當修誌之舉承滑公索言於熊以敘之余固不
敢以謏詞取近說烏得不以揚善勸將來乎况蒙撫憲
閻公頒條式示各屬以程久遠兼以聘名賢訂纂藉以
重典章復經滑公凜遵德意端設靜寓適館授餐仍委
在昔修誌王生光曦專董其事而以學首郭生廷熙佐
之又以學長李梅李惠分司採訪復命應熊同部郡丞
發祥孝廉王元臣以校正之足稱盛舉矣無奈予去年
寡學深愧一詞之莫贊耳雖云子長之撰史記採德

人安國之述陽秋訪諸故老然而方言小乘難入翰軒
矧遇賢侯一代宗工千秋史筆且修誌事宜專心致志
凡一言一事因草損益務經朗鑒裁酌方作定衡庶不
負諸當道修志之美意使後人披圖按籍懸日星於指
掌而茲編撰成實涓公宰天下之左券矣

欽賜幣帛中憲大夫原任四川成都府知府前刑部湖廣清吏
司郎中邑人冀應熊謹跋時年八十有四

乾隆丁丑志跋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今之邑長古諸侯也今
之邑志古列史也志之與史異而同總惟據事實書存
是非之公標從違之準非徒競文藻炫詞華爲也顧嘗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跋

阮

觀於世之修志者竊不能無慨焉案牘紛繁不遑手訂
委託非人尅期竣事或踈忽而倒甲爲乙或躁率而李
戴張冠或重富輕貧而魚目混淆滄海多遺珠之嘆或
亥豕莫辨虞芮介疑兩陽城渾爲一邑二鄒子訛爲一
人若是乎非志之難修亦修志之難其人耳邑侯文公
於庚午之臘月奉

命蒞輝文章政事超卓一時越三載而政成刑清訟息官民晏

如也適奉憲檄纂修邑乘乃遂設靜寓廣蒐羅簡紳士
之醇博者廩餼其中共勩厥事提綱標目分卷聯篇胥
經論定而後繕彙求所謂踈忽躁率者無有也閱三年
而成編噓咎彰潛精研互考求所謂混淆遺漏訛誤相

沿者無有也其詞質而不徑雅而不浮一筆一削凜然
確然用昭

盛世蕩平正直之道嘗按牒讀之慊乎公是公非之心顯
有可從可違之準匪第一隅之實錄允矣千載之信史
矣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維侯有焉榮迂愚謏陋躬
側考訂不敢謬托游夏之弗贊爰撮其大旨揭於卷末
如此若夫輝之所以不可不志志之所以不可不修修
之所以不可不定規模侯已叙諸簡端而侯之善政多
端媿古循吏者鄉大夫端木王公詳言之矣榮不復贅
皆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仲夏穀旦

勅授修職郎輝縣儒學教諭鼎湖楊喜榮謹跋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志姓氏

三

附錄纂修舊志姓氏

嘉靖戊子志

創修知縣范玳續成知縣張天真

萬歷庚辰志

纂修知縣聶良相

總編邑人進士崔守一

分輯邑人貢生李棐生員李容莊

較閱邑人都勻府知府冀國兵部車駕司主事王同倫

順治己亥志

纂修知縣趙蔭奇

參訂儒學教諭范輝衛輝府儒學訓導王仲起

編輯生員王光曦

較梓貢生李其朗生員楊清曹蘊滋

采輯生員周岱

康熙庚午志

纂修知縣滑彬

編輯儒學訓導王新鋒

督刊主簿景于禮典史何鎮

較閱邑人成都府知府冀應熊兵部員外郎孟發祥內

閣中書舍人孫淦邢臺縣知縣馬希爵舉人王元臣

分輯生員王光曦李梅郭逯熙

采輯生員李惠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志姓氏

三

乾隆丁丑志

纂修知縣文兆爽

編輯儒學教諭楊喜榮

叅訂主簿劉鏞

督梓典史沈國豐前任典史史鯁

同編邑人直隸保定府知府前分巡通永道翰林院編

修王楷原任直隸河間縣知縣王屋爵原任廣東普寧

縣知縣孟五金山東壽光縣知縣王椿

分編邑人原任陳州府扶溝縣教諭張恭壬申 恩科

舉人王楠辛酉科拔貢生候選教諭郭東銘癸酉科拔

貢生候選教諭王以柱癸酉科副榜孟秉堅例貢生候

選訓導王杞增生孫在城

採訪邑人 恩貢生郎曰睿廩生郭家英廩生王輔廩生張桂林

校對邑人增生王槐廩生楊名恪廩生羅承祖增生冀甲第增生李元勳增生冀光第增生張汝楫增生劉旺附生張涉附生焦潤邦附生郭涵附生蕭賁附生楊保泰附生劉元和附生陳德駿附生符承乾附生蕭起彝附生張大章附生張汝霖附生孫雨生

輝縣志

卷末

志原 舊志姓氏

三

